

工藝源自生活的淵源與各種媒材性質之間的差異，使得較之藝術、文學、音樂、舞蹈等領域，其地域因素顯得格外直接而強烈：我們無法將南投陶瓷與北投藍染混為一談，而其原因除了出在媒材不同之外，更由於媒材選擇是與當地自然環境與產業條件息息相關的緣故。也因此，臺灣多變的地貌，首先便宣布了建立單一的臺灣工藝史的困難，但這同時也給予了我們以更貼近當地生活條件的角度看待工藝、並為之建立複數歷史的可能。第38期季刊以工藝的地方發展史為主題，集結以地方工藝史的成果、研究概況及其於社區營造活動中的角色等議題為核心的討論，希望藉以形成對臺灣地方工藝史的整體觀察。

專題企劃 | Feature

# 工藝述史與地方記憶

## Craft Historiography and Local Memories

The association with everyday life and the difference among craft media imbue craft, among other arts,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element of region: in no way can we bracket Nantou ceramics and Peitou indigo dyeing in a historical account, and the reason for that is because, besides using different media, the differenc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spective natural and industrial conditions. Accordingly, the geographical variety of Taiwan immediately poses question when it comes to writing a monolithic craft history, while suggesting a closer, plural view to the local life on which local craft histories bases themselves. Taking the local development of crafts as its subject, this issue of *Taiwan Crafts* gathers together essays on the achievement, research condition, and influences on community empowerment activities of local craft historiography, in hope of offering a thorough observation of the current condition of craft historiography in Taiwan.



# 臺灣地方工藝史的脈絡與意義

On the Context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Regional History of Taiwan Craft

文·圖／諸葛正 Cheng Chuko (朝陽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副教授)

臺灣地方工藝史的建立及對建史方法與脈絡的研究，由於史料的匱乏、牽涉範疇的龐雜與學院建系的晚熟，至近年才可謂稍有起步。本文前半部檢視現有研究文獻之數量與特徵，後半部提供自己於研究中整理出的臺灣工藝產業簡史，並提出若干己見，希望以此作為工藝史研究的參考與對話起點。

Lack of historical material, diversity of craft types, and slow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discipline and curricula, had led to a sparse performance of history-writing of Taiwan craft and research into its context and method until recent years. In examining the quantity and attributes of today's researches on Taiwan craft history, and offering a summary of his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Taiwan craft industry, the author of this essay voices his views in hope of inducing further analysis and dialogue among researchers of craft history in Taiwan.

## 前言

一開始，先對「臺灣地方工藝史」這個標題下個定義。本文所指的「臺灣地方工藝史」對象的範圍，原本應該是要包含所有想得來的對象範圍。但為求論述焦點可以較為集中，在此主要還是以「臺灣地方工藝產業史」為中心。

「臺灣地方工藝產業史」在過去主要有兩個發展方向，一個是偏向臺灣全體為對

象的論述方式，像是論述臺灣工藝史全體不分特定對象的綜合論述，或是以材料別為對象（如木、竹、陶瓷、玻璃等類別）進行類別工藝史的書寫方式；另一類則是以地區為分隔，強調以地區性的工藝史寫作為主的書寫模式。前者因為需要較長遠的研究資訊累積，以及需要更多經驗去全面性地審視臺灣整體工藝發展，所以現階段的研究數量較少（扣除非研究性質的一





- 1 陳瑞龍 竹椅製作
- 2 張朝鉗 香
- 3 陳錦煌 蒸籠
- 4 郭炳安 藤家具



般性書籍外)；後者則因為只要集中於一個地區便可，入門掌握較易上手之故，所以也成為近年來較常見的研究論文題材選項。

為何要進行工藝史的研究？這句話不但要常常跟他人、學生們解釋，也常常要自我反省。畢竟歷史研究工作常常會被人想成是枯燥乏味的工作，然後好像也沒有太多實質成果可以化成能被產出利用，像是工藝品可以被人製作出來，然後給人使用或賞玩的實質用處存在，所以通常不被重視似乎是理所當然之事。或許「鑑古推今」是最常被拿來當作優點的理由，但是從事這樣的工作，常常也只會被人當作是

只有老人才會做的事。

工藝的歷史如果只環繞在物品身上，看著它的長相、色彩，很容易讓人忘記其實它是被人所製作出來的人造物。製造它的人，與產生這些工藝品的需求，都反映著背後有著將這些人與物結合起來的產業與社會整體。所以工藝史如果要有更大的實質貢獻，就應該提供這些經驗，讓後來的人能夠去主動關心，以及再進一步去實質性地反省思索，以成為未來操作發展相關政策、議題時的參考要件，或許才能發揮其最大的邊際效用。

## 回顧「工藝史研究」的過去

在臺灣，專門研究工藝史的相關組織團體並不存在。而且也不能直接將「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或是「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等單位，直接跟工藝史研究畫上等號，只能說是有著相關性。作者嘗試從網路、國家圖書館等單位，初步蒐集臺灣既有工藝史研究的論述資料後，在此依不同分類項目的數量，製成一張表示工藝史相關研究題目資料的約略統計結果，以（表一）的呈現方式進行彙整以供參考。

（表一）是一個大致上以「工藝」為關鍵詞進行初步搜尋後的參考值。可以看出工藝史相關研究論著約略起源於1990年代初期，在這之前並沒有工藝史研究著作的明顯發展。而學者江韶瑩在1991-1992《臺



灣美術》中連載三期的〈臺灣工藝的發展與變遷〉全文，大概是對臺灣工藝史進行廣泛且全面性回顧的第一個重要文獻，也是後來所有工藝史研究者幾乎都會搜尋得到，且皆會使用參考的內容。不過1990年代前半期大概也只有陸續出現幾本書與期刊論文、雜誌文章，且大部分都是陶瓷業史的相關論著，顯見臺灣工藝史的研究發展還是起始於陶瓷業史。工藝史研究在臺灣的成長期大概要從1990年代後半期開始，陸續出現的設計與傳統藝術相關類別研究所的碩士論文中，已可得見工藝史研究的論著出現，並延續至今。且此時也開始有書寫台灣整體工藝概況的書籍出現（這裡面皆約略會談到一點工藝史內容，但只是報告，並非研究論著）。不過同時期中，一些研究地方工藝史的風潮也開始展開，所以可以發現陸續有一些研究報告轉而出版的情形出現（如書籍部分的數字所示）。

2000年之後，除碩博士論文仍持續發展外，工藝史研究論著也有逐漸朝較嚴謹的期刊論文投稿發表方向發展的趨勢出現。

不過整體而言，上述工藝史的研究論著其實從數量上來看其實仍不算太多，畢竟真正發展只有不到二十年的時間，更不用說中間還夾著一些非研究論著的一般性著述讓數字略為增加的結果，顯見工藝史研究領域，其實還是個有待積極投入灌溉的研究空間。

### 現階段工藝史研究之作法與史料運用上的特徵

臺灣地方工藝史研究發展的特徵，以現階段漢人工藝部分的研究議題作法作為案例來看，主要有以下兩個部分可供討論。

第一，通常在排除論述臺灣整體的研究角度之後（因為論述整體者通常只能提供一個概論性的描述，不容易完整分析各項

- 5 臺灣早期正廳的裝飾物（圖片取自：《臺灣の風俗》，西岡英夫，雄山閣版，1926年左右出版）
- 6 日治時期木工廠出產家具製品（圖片取自：《合資會社臺灣木工場カタログ》，合資會社臺灣木工場，1921）
- 7 竹材在臺灣的利用情景（圖片取自：《臺灣地理大系》，改造社編，1930）
- 8 日治時期木工廠一景（圖片取自：《合資會社臺灣木工場カタログ》，合資會社臺灣木工場，1921）
- 9 現代大甲蘭草製品

表一、臺灣地區工藝史研究相關論述的分類數量統計一覽

項目 數量 年代	博碩士論文			雜誌文章與期刊論文			書籍		
	台灣一般工藝史	台灣材料別工藝史	個別地區工藝史	台灣一般工藝史	台灣材料別工藝史	個別地區工藝史	台灣一般工藝史	台灣材料別工藝史	個別地區工藝史
1990									1
1991				1					
1992				2		1			
1993									2
1994						2			
1995						1			1
1996					2		1		
1997		1	1						
1998		2	2			2	1		
1999		2			1	1	1		1
2000	3	1		1					2
2001					1				
2002		2	2			3	1	1	3
2003			2			3		2	1
2004		1	1			3			1
2005		3	4		2			1	3
2006		2	6		2			1	2
2007		1	3						1
2008					3			1	
2009		1				3			
2010					1				
合計	3	16	21	4	12	19	4	6	17





歷史細部因果關係間的複雜互動網絡，研究工藝政策史或許沒有太大問題，但如果要談論地方工藝史，則極易形成混亂不易釐清的結果），研究者會選定一個材料別，或是一個地區別，以便進行更進一步的資料搜尋範圍設定，這是非常容易形成的結果。畢竟隔題如隔山，談木材就不易跟陶瓷類混在一起，談大溪當地的歷史就很難牽連到台南，也就是說想要交集這些議題並不容易。且隨著個別研究議題的逐步深入，這種差異認知可能還會漸形擴大，而各自形成甚難相互干涉的專業議題

研究走向。這是工藝史領域中的一個常見現象，也是特徵之一。其實通常研究者一開始，在沒有受到太多外力影響之際，便會很自然地走上此路。這從每年學校學生自己任意選擇工藝作業題目時的思維邏輯中，其實也可輕易看出這種現象。

第二，史料蒐集與詮釋集中區域（內含難度的說明）的特徵。這或許跟臺灣受到許多不同族群的統治，也就是跟語言的影響有關。這個問題或許對歷史系出身的學者、學生不會有太大影響，因為對他（她）們而言那已是基本功。但是對不是學歷史出身的人，或者是沒有具備外語語言基礎（在臺灣工藝史的研究中主要指的是日語）的研究者、學生而言，那可能就是一個研究上不易突破的難關（或者說障礙）。語言的問題對臺灣





工藝史研究的發展可以從兩個面向上來說明，一個是政治意識形態立場上所對歷史分析結果的影響力，另一個則是會刻意忽視日治時期的史料分析之跳空研究問題。

關於政治意識形態面向的相關影響，其實原本在過去的其他歷史研究議題中已是常見之事。而在工藝史的研究論述中，大概以刻意尊崇中國漢式風格的工藝品，同時忽略日人統治時期的影響力的說法最為常見，尤其在1990年代初期以前的工藝史相關論文報告中最多。而相關說法則會形容成清代是中國式工藝品的崛起與發展成熟期，而日治時期則因為多受壓抑，便備受殖民統治的打壓，因此而進入衰微時期等等的說法最為多見。當然這之中多是因為受到那時政治社會氛圍影響所致，有其歷史成因，故無可厚非。但是許多後世的一般研究者、學生們因為並不了解這個原因，而在初期便會受這些過去的評論立場所影響，並進而持續如此認知，這便會有所影響。尤其是對後來並未再深入研究的人而言，甚至連刻板印象都會因此形成。這也可說是同時受到第二點所述的語言因素所連帶影響，因為對過去統治者所用的

語言不熟悉，導致對史料取得與使用認知上的無意或刻意逃避現象。不是選擇清代還是戰後時期的斷代研究議題，不然就是在寫到日治時期之際，便輕描淡寫帶過，或者是直接引用他人研究後的資訊重組再運用，沒有原創性的做法屢見不鮮。在此並不企圖繼續深入剖析研究者的思維心理，只是提出筆者對工藝史研究現況特徵的一個說明如此而已。最後替這段落下個結尾，引用學者蕭富隆在其1996年所寫的〈日治時期臺灣陶瓷業生產活動之研究〉一文中的一段有關敘述<sup>1</sup>：

……惟有在交代日治時期的段落，總讓人有跳躍的感覺，無法串連明清至光復以後，中間階段，臺灣陶瓷產業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日治有五十一年之歷史，製陶事業客觀存在的現象，乃治臺灣陶瓷史者不容忽視，更不能以光復後的現象，想當然地解讀日治時期的狀況。相反的，如果能夠先行掌握日治時期的發展特性，比較光復後的差異，也許更能解釋，何以臺灣在光復前後不同政權下，各歷經數十年的發展，陶瓷業





最終卻能夠產生飛躍性的變化之理由何在。……

然後，現階段研究臺灣工藝史，從原始史料（排除近代人士所寫的各種研究論文、報告）的選擇運用中，也有一些特徵可供說明交流。像是清治時期除所有人都找得到、都會用的臺灣309種文獻，已是固定必讀、必用項目外，有時也會運用日治時期日人對臺灣進行調查後的各種日文出版物、專書報告文獻等（這有時甚至成為近代研究者瞭解清治時期臺灣歷史面貌的主力文獻來源）。至於其他原始史料可能只有一些族譜、少數大家族所留下的零星史料可供參考，能夠再開發使用的空間其實不大，相對地研究空間也因此而相當限縮。

日治時期以後，由於日人當時對臺灣經常調查之故，所留下的可用史料便相對較多，描述內容也較貼近於一般民眾、產業的操作面向。這些文獻名稱多半不會有「工藝」的字眼出現，所以研究者得從各種單項「產業」的項目中去搜尋才會有所得。從各種單項產業文獻、整體工商業與地方鄉土調查的產業統計資訊、與一些間接的其他文獻（如貿易、觀光旅遊、展覽、教育、民俗調查等類別），以及報紙、海外相關期刊雜誌資訊中，可以發現許多可用的資訊來源。當然這部分也會受限於工藝產業類別規模大小與否，而有可得資訊多寡程度的差別性存在，在此便不一一詳述。

至於在光復後的臺灣工藝史研究，雖然著作相對最多，但多半都是對清治、日治時期歷史的研究內容，反而著墨於1940—1970年代之間的研究報告，以及可資運用的相關史料明顯較少。其實這也有可能是現階段挖掘較少，待有心人士繼續深入發展，便會再一一浮上檯面。近年來研究此時期工藝史的研究者、學生們，便大量運用田野訪談研究的方式，一方面蒐集原始資料以重新還原歷史原貌，另一方面也藉此建構出新的研究題材與發展方向，可謂一舉兩得，且有更多貢獻可期。而這也是近代工藝史研究內容中所顯示出的一個操作方法上的重要特徵。2000年以後的工藝歷史研究題目，在目前看起來並未有大幅增長的情形出現，不知是研究者的數量下降，還是類似研究題材的學術發展空間有限（如研究單位數量與未來發展前景）等原因，尚待進一步檢討方能得知。

## 臺灣工藝產業的發展簡史

當然這篇文章本身，也有些對臺灣工藝整體的發展歷史進行概略性回顧的意義存在。雖說從1980年代後期開始至今，於公家機關著書或是學者的個人發表中，已陸續出現許多類似論述。但筆者仍是野人獻曝，以去年所進行「臺灣各地方工藝產業史」的研究計畫結案報告中之相關內容，在此約略對臺灣工藝產業發展過程，提供一些個人在個別歷史分期上的入門看法。以下的歷史分期只是一個大致區分，並非全以重大關鍵事件作為分界點，而比較像是在分析一個個時代區間的重要發展上特徵，或許可能會讓人產生是否有部分內容會有「歷史決定論」的疑慮，但畢竟在此僅供參考用，就請讀者自行判斷解讀。

（一）清代以前（1684年以前）：凡屬未有信史記載、以及後來的荷西、鄭氏統治時期的歷史資料內容皆歸屬於此。臺灣工藝史在此時期的研究成果撇開考古資料不談，非常稀少。

- 10 通宵匠師鄭元愷早期所製日式欄間雕刻 7 竹材在臺灣的利用情景（圖片取自：《臺灣地理大系》，改造社編，1930）
- 11 楊桂裕 雕刻品代工
- 12 楊通 神桌雕刻
- 13 林獻哲 神龕雕刻
- 14 黃金木 組子欄間代工



（二）清治前期（1684—1784年）：清治時期的前半段，地方港口仍未正式開放與大陸對口通商的封閉發展時期。這時期的統治型態仍較保守，沒有太大積極作為。部分較早開發區域，如臺南、鹿港、臺北等大都會集中區，已有相當發展規模。大陸漢人移民開始移入的主要時期。工藝產業的發展也還處於少數移入時期。

（三）清治後期（1784—1895年）：清治時期的後期。隨港口開放通商（對內，與後來五口對外通商後）開始，臺灣開始進入大陸漢人移民的高峰期。原鄉工藝產業匠師的移入生根多半從此時期開始。

（四）日治前期（1895—1912年）：日治時期的前期。日人剛統治臺灣，重視各種調查活動，以方便統治新領土人民的時期。臺灣工藝產業生根發展醞釀的重要期間，許多地方工藝產業在此時期開始成長茁壯，並逐步留下許多資訊。

（五）日治中期（1912—1926年）：日本本土工藝、設計產業發展的重要時期。而臺灣從此時期開始，許多重要工藝產業項目也開始嶄露頭角，逐漸成熟，堪稱臺灣工藝產業第一階段的發展成熟期，許多工藝產業的統計數字，也多半始自於此。

（六）日治後期（1926—1945年）：此時期又分為兩階段。太平洋戰爭前，是臺灣工藝產業在臺灣日治時期發展史中的關鍵時期，是各項工藝產業、產品製作技術講習會舉辦的高峰期。進入太平洋戰爭時期後，則急轉直下，只為軍需工業所服務，許多工藝產業因此停滯不前，甚至成為日治時期工藝產業負面印象來源的最大基本原因。不過戰爭結束前外籍專家學者也開始注意到臺灣工藝產品，則是另項值得注意的歷史特徵。

（七）戰後重建時期（1945—1970年）：指從戰後開始約略二十五五年左右的期間，前半段至1950年代中期，是臺灣以農業為中心，生產農產加工品出口外銷的主要時期。而許多美援、外來援助的

進入，也是陸續從1950年代中期，陸續延伸發展至1960年代以後。這中間也牽涉到臺灣執政政府開始發展工業政策，以經建計畫扶持工業產品替代出口的策略，大規模加工出口區的出現正顯現出此一特徵。是臺灣社會從以第一級產業（農業）為中心，發展至以第二級產業（工業）為中心的重要時期，也是下一階段開始重視鼓勵外銷輸出的前導時期。

（八）外銷發展時期（1970—1990年）：延續前期後段的獎勵輸出政策，臺灣整個社會從此時期開始正式邁入全民動員生產外銷產品的關鍵期。大量的手工藝品輸出，家庭即工廠的景象，正足以反映此時期重視外銷的臺灣工藝產業重要特徵。許多量產化的機械使用技術，也開始大量滲入工藝品製作的流程之中。1970年代的大量外銷，累積許多外匯，然後在進入1980年代後，因為美元被刻意操作貶值，而形成外匯存底快速增加，錢淹腳目的現象開始出現。經濟飛快成長的結果，讓臺灣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轉化原本以第二級產業（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形態，逐步轉成以第三級產業（服務業）為中心的產業結構形態。而產業升級，生活水平提高，連帶也促使臺灣出現工資快速上漲的苦果，而這些原本以勞力密集產業為主的工藝產業，只能選擇轉型，或是選擇出走。所以1980年代後期就成為臺灣工藝產業外移出走潮的起點。

（九）社區營造概念展開時期（1990年迄今）：產業出走潮的影響就是讓許多地方工藝產業如果不選擇出走，就得必須做出就地轉型的抉擇。所以有相當多無法出走的工藝產業者選擇留下轉型經營。加上1990年代初期，文建會開始轉變政策走向，支持起地方文化產業，社區營造政策的推行更策動許多地方傳統工藝產業，開始認真考慮轉型的問題。從此時期開始，地方工藝產業的文化產業樣貌便儼然成形。在「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的口



15

15 周建綿 燈籠  
16 施炯裕 神像雕刻  
17 許正鑫 皮雕



17





16



號推波助瀾下，許多地方原本沒有或消失已久的社區工藝產業，也因此重新躍上舞台。這股風潮隨著進入2000年，「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第一、二期計畫的推行後，便更加熱烈發展。

### 政府機關的努力

目前就筆者觀察，公部門組織機構中，還是以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對臺灣工藝史研究發展所投注的心力最多，畢竟它可說是在臺灣工藝產業的最高指導機關，在上面沒有更高層的研究部門存在之際，它必然也得同時肩負起臺灣工藝史研究發展推進的重要任務。所以歷年來在部分中心成員寫論文從事研究工作外，提供碩博士研究論文獎助學金等政策，也間接鼓勵相關研究者繼續深造發展的空間。

而就像前節所述，工藝研究發展中心於2008年7月時委託筆者從事「臺灣各地方工藝產業史」的研究計畫，可謂是另一個重要起點。畢竟臺灣工藝史研究本來就已是少數族群，雖然這個計畫的研究成果也只能說是個開始，有待繼續努力<sup>2</sup>，但凡事總得要有個起頭，才有辦法繼續發展下去。或許將來得再進一步進行分科、或分地區的工藝史研究補助計畫，才可持續打底與加深厚實台灣工藝史的研究基礎累積。

此外，工藝研究發展中心畢竟已成立快四十年，也留下許多過去的調查資料、照片影像等，深鎖於儲藏庫或辦公櫃中，如何利用這期間所留下而未公開的研究資料、文獻等，進行各類工藝史料的復刻再利用出版，以供外界研究者能夠充分運用，甚至進一步有程序性的獎補助這類相關工藝史研究題材的計畫得以順利進行，應該也是個重要且需要關注的工藝文化事業發展項目。

### 對工藝史研究未來的一些看法

歷史的正確與否，有時需要共識，史料所提供的是事件個體，其詮釋有時也得視研究者的立場而有所變化。學習建史是為對這些過去的工藝產業進行更深度的理解，甚至對其產生感情，所能得到的效果就再也不只是單純的歷史堆積，而是對該地區、該產業產生更深切的關懷。

當然，工藝史的研究解析會反映出研究者個人思維邏輯的獨特性，這部分有時也甚難與他人產生共識感。現階段的研究者常是抓住某種主要論述方向（如產業政策、人或組織的思維、物的風格等），便去詮釋其所想像的地方工藝史，而這也得要有類似想法者才能較易理解與接受。所以工藝史研究的領域目前仍需要許多人士去積極聯合交流與相互理解學習，並讓更多人投入此領域，才能有所發展。鑒於筆者2008年11月末去日本早稻田大學參加一項南方概念共同研究會，所邀請舉辦的日治時期台灣美術相關議題的學術研討會，加上筆者近年來觀察日本相關工藝史研究與出版的現況比較起來，臺灣在這些領域的研究發展累積應該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有待繼續開發努力。

「工藝風格文化史」在臺灣的發展其實已是行之有年，甚至還會一路回溯至古代風格裡去。這類研究有時會更貼近於時代風格分類的研究成果，而較少注視於人與物的歷史因果關係上。至於「工藝產業史」的研究則是較可以重點關注人、物、地的歷史交互因果脈絡，對於歷史研究的意義瞭解會有更實質的助益效果，且對工藝產業的未來發展也會有更精確的見解提出，而不會只看到表面，所以應該要更為鼓勵發展，這是筆者個人的殷切期盼。🌱

#### 註釋

1 蕭富隆，〈日治時期臺灣陶瓷業生產活動之研究〉，《臺灣美術》第34期，國立臺灣美術館，1996，頁32-44。

2 該研究計畫的結案報告，因為牽涉到如果要公開出版，必然得再對所述史料進行嚴格檢證考核之故，在此工作尚未完成之際，仍不適宜直接視作為正式的最後文案進行公開出版，所以目前該報告書還只是當作是單位內的參考文件用途。